



621.21

211



星吾七十歲小象



老子厲齊口義發題



上海圖書館藏

齊東野語



希逸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浸無輪故
 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為臧室史當周
 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婁
 見於禮記於夫子為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
 竊比於我老彭太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
 過與也及夫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

僖嘗見秦獻公言離合之數或曰僖即老子
非也僖與聃同音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
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強以著
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其上下篇之
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爲
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
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
爲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

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旨乃至
逐章爲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章句以上
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同
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真愈難
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
時世習尚就以諭之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
故晦翁以爲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
之言蓋此書爲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爲崇

尚其言易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
又指以異端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爲之
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穎濱
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脈未能
盡通其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
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
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爲主具見天下篇
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謂無爲而自化

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
世慣俗之辭時有太過耳伊川曰老氏谷神
一章最佳胡文定曰老子五千言如我無事
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
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曾得
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
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
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論之語皆爲指實

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宗未
了款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真所謂千載
而下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老子屬齊口義發題

老子屬齊口義上

老子屬齊口義上
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

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其

有仁義禮智之名
則仁者不以義為
義者不以禮為禮
禮者不以智為智
智者不以仁為仁
者為者不可道也
道本不言言者
道有言言者非
道也
有名萬物之母
則千言萬言皆
由此而出
自造化之妙而
有始也

但質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層上曰
一層下曰其妙也
言其所由出也

意蓋以爲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
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
其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
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爲義禮者不可以爲
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爲夏秋
者不可以爲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
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
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

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無名天
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
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
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自
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
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處
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
以爲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之事

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所
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則見
其自無而來之微微即禮記所謂竅於山川
之竅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
要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為兩者雖有
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
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老子之
學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曰兩者

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即莊子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
已初無別義若曰一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
旨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
也此章人多只就天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
要就心止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
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
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
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
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
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
惡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

則有易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
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
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爲而爲以
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爲事何嘗以多事爲
畏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
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
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有如爲春爲夏爲生
爲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爲能故曰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但老子說得太刻若所以近於異端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尚矜也我以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爲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

為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人惟不見
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
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言
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
壯而無所趨競故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
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
亦不敢有作為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

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為治也皆以無為
為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
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
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
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
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太
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
之子象帝之先

冲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
隨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
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
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
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

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礪而
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
自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
索故曰同其塵此佛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
者微莊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
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惚其中有物是也
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以美之也象似
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之

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為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也以為恩與

不

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為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為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為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

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生物
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下語涉於奇怪
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韓之慘刻原
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貴矣
蓋者橐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
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
其生萬物也亦然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天
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况用

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
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
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
然而忘言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
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為戒
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
惟一章之中首末意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

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絪縕若存用之不勤

意

此章乃脩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子老之初
貫却不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
也谷神者虛中之神也言人之神自虛中
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

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
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絪縕不已不絕之意若
存者若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
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
曰至妙之理有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
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
之用而初意實不專生是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而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

也若以私為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為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又高似一層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

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
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爲善能利
萬物而何嘗自以爲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
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
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
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
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

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
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
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爲能故
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
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者多以此爲水
之小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之本旨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

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

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為喻器
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
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銛也治器而至於
極銛極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銛者可以長保
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
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

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
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
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耶此四字須子細看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
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
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
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爲衆人營
以載魄則爲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爲一離
而言之則魂魄爲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
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曰抱
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隱正要人自參
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

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
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
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
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疵者無分別也
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
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爲而爲之心則
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
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

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爲喻。緣此等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爲邪說者，誤世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爲知，則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物何嘗視之，以爲有何嘗恃之，以爲能。雖爲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爲而爲自然。而然無爲自然，則其心常虛。

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著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爲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爲而爲自然。而然無爲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著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爲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故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負故可
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
譬喻虛者之為用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
為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
為室為器皆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
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
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目盲謂能惑視也耳聾謂能惑聽也口爽失
正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
此五者皆務外而失內腹內也目外也聖人
務內不務外故去彼而取此彼上五者也此
道也老子諸章結語多精絕務外亦不特此
五事舉其凡可以類推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若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爲大患。而人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萌好惡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失之意。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以爲貴，是不知其真身之身也。知其真身之可貴，知其真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人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

意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得耳搏執也三者希夷微也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兩句是老子自解上三句老子自曰不可致詰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脈不破故有此拘泥耳不皦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仰也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未之皆不可見耳

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惚恍耳。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紀，猶曰入紀，猶曰王道之綱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空谷，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

識故其容之見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為
之容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
精到冬涉川難涉之意也豫容與之與也遲
回之意也猶夷猶也若入之畏四隣而不敢
有為也容者不自由之意儼凝定也渙舒散
也若冰之將釋似散而未散也敦厚也樸渾
然之意也曠達也谷虛也渾兮其若濁澄之
古而不清撓之而不濁也於濁之中而持之以

靜則徐而自清安不動也安之而久徐徐而
動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能若此乎徐優游
之意也此兩句只是不清不濁不動不靜濁
中有清動中有靜耳不欲盈者虛也敝故也
保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不新此便
是首章所謂常道處敝而不新則千載如一
日矣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是以能敝不
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致虛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並作而觀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

之時也。此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芸芸猶紛紛也。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其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此始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

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太何物不容既能容矣
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
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
天乃道久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
非道也又何殆乎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
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

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太上言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時天
下之人但知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
中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
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
此言世道愈降愈下矣上德既衰誠信之道
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
作誓民始叛周人作會民始疑之意民既不

信矣而爲治者猶安然以言語爲貴故有號
令教詔之事豈不愈重民之疑乎猶夷猶也
猶兮乃安然之意太上之時功既成矣事既
遂矣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不自知皆曰我
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我何加是也既謂貴
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是傷今而思古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
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
天下之詐僞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
國家昏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
是譬喻以發明上一句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

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今有所
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知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
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
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
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
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
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也聖知仁義巧利三

者皆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
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
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令
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也此意蓋謂
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還淳反朴如上古
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

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
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
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
獨若遺我愚入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
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
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
人而貴求食於母

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

同論學則離道矣紀學而歸之無則無憂矣
唯阿皆諾也人之學者以善爲勝惡是猶曰
唯勝阿也不若併善之名無之此即天下皆
知美之爲美斯惡矣之意雖然古之知道者
雖以善惡皆不可爲而何嘗無所畏九人之
所畏者我未嘗不畏之若皆以爲不足畏則
其爲荒亂何所窮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
禪家曰豁達空撥因果便是人之所畏而不

畏也莽莽蕩蕩招殃禍便是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大牢如春登臺而
我獨甘守淡泊百念不形如嬰兒未孩之時
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此心不萌不
動故曰未兆嬰方生也孩稍長也嬰兒之心
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歸不著
迹也此我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有求
羸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我豈愚而如此

沌沌然乎沌沌渾沌無知之貌此意蓋謂我
之爲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非我愚
而汝智也昏昏悶悶即沌沌是也俗人昭昭
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
其心淡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颺然而無所
止宿此即乘乘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爲也
衆人皆有爲而我甘於不求故若頑若鄙我
豈真頑鄙哉我之所以異於人者未於道而

已有名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
於母言以求味於道爲貴也

山宮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恍
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
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盛也知道之士唯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

其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爲言得也得之於己曰
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爲道之容益
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與此句差異
但讀莊老者當以莊老字義觀之若欲合之
孔孟則字多窒礙矣唯恍唯惚言道之不可
見也雖不可見而又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
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真空而後實有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

真實有物不奇以爲虛言也信實中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言衆甫之所自出吾何以知其然蓋以此通而已此等結語亦其文字之精處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

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皆能不足而後能有餘能真空而後實有之意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三字又細繹作兩句也一者虛也無也不足也聖人所抱只這一

件道理所以為天下之法式不自見不自是
不自伐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虛
心而無所爭於天下又何爭之有長可及也
既如此說了却提起前面曲則全一句作如
此歸結亦是文之奇處天地之與我無所欠
若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又它何所事也誠者
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曲枉窪弊四句皆是設
如喻以發明下面之意而已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
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
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
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
少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

如此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爲之而亦不終
朝不終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從事
於道者言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
行我亦無違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
則失我亦無違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
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
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此所以爲知道
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方可若信處纔有未

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跋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跋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
行物故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足不著地曰跋跋而立則不能及跨者兩股不
相著也跨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喻也自
見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

明自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不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無迹，有迹則為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疣人必惡之。此有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

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

所由生也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
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
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之又
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
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
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
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
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爲反求諸身則非

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善言人居天地之
間但知有王之爲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
又有三焉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天則法
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天地
也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
謂奇論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輕

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
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重則有輕有靜則有躁根者言輕自重而
生也君者言躁以靜為主也有道之人終日
行而不著於輜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
靜則無躁也籬麗也其胷中之所見極天下
之至美故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
故超然在於輕重靜躁之外燕安也處居也

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為萬乘之主若不
知身之為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
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
君者言自失所主也以身輕天下者言以天
下為重以身為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
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靜無重矣而况
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善閉
無關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
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
意但謂以自然爲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
迹矣聖人雖異於衆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

嘗有自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
可以救人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也亦甚異矣
而未嘗有棄人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與之
爲一故曰襲明襲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
滑疑之耀也善人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
善之人而天下若無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
之爲善是不善人乃爲善人之資也資者言
其賴之以自別也此兩句又發明上面無棄

人無棄物之意若有棄人棄物之心則是有
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自以為智而
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要妙之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
式常德不忒復於無極知其榮守其厚為天下
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

厚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

榮守辱無歆艷也知守有能為而不為之意

谿谷在下水所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

天下以為式也常德即首章所謂常道也不

離無間斷也不忒無差失也乃是備全之也

嬰兒無知也無極無物也樸太樸也天地未

始也太樸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

形而下謂之器也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
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
御萬物雖職履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為天地
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莊子曰官天地天地
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離也以道制物
謂之大制大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亦無為
而為自然而然之意

聖人用將欲取天下章策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
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
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得道感德至天下歸
之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
之心而強為善以求有得失不可得矣此
句是譬喻也其意蓋言九天下之事不可以有

心求也爲者則必敗執者則必失是皆有心
心之累也故有道者之於物行者聽其自行
隨者聽其自隨噓者聽其自噓吹者聽其自
吹強者聽其自強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
自成隨者聽其自隨是皆自然而然而已行
隨猶先後也載成也甚奢泰三者皆過當之
器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聖人去之者無心
無累無爲無求也此章結得其文又奇甚奢

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唯是其鼓
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言玄妙則
曰玄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一樣文
法讀者不悟其意而不見他文字奇處又多
牽強之說

非道非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

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入主章第二十四

佐人主而以強兵為心則非知道者矣何者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前棘生矣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番此意但言好戰求勝非國之福七句只是譬喻

荀

若人之為善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此求勝於人故曰不敢以取強果易言果行育德是也其果者在我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強之名而其應事也常有不得已之意此亦知雄守雌之論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如萬物既狀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也既知此為不道則當急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為也

壯 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
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
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
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
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
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衰泣之戰勝以喪

禮處之

此章全是以兵爲喻兼當時戰爭之習勝故
以此語戒之佳兵喜用兵者也以用兵爲佳
此不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之事
故曰不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
爲之且若子之居每以左爲貴而兵則尚右
便是古人亦以兵爲不祥之事非若子之所
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爲之不幸而用兵必以

恬淡爲尚恬淡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
雖勝亦不以爲喜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
也若以用兵爲喜則是以殺人爲樂豈能得
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亦此
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上
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人以兵爲凶
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喪禮則尚
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
皆爲凶而不爲言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良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及居上故曰言居上
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於求勝者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漢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
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樸道也
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
不敢臣爲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
服之矣天至高也下而接乎地天氣下降地
氣上騰而後甘露降焉天地和則甘露降民
之在天下自生自養莫不均平誰實使之自
然之道也若容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
之始本無名焉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
也是樸散而爲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
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
不循名而逐末矣循名逐末則危殆之所由
生也知止則不始矣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
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故曰道
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

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智私智也明在內者也有力角力於外者也強在內之果也自勝者強勝己之私謂之克也知足者富無不足則常有餘也志勝氣則其強也不強得其所安則久而不變故曰不失其所者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此意也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

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汎兮其可左右無所係著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爲功衣被

蒙賴也萬物皆蒙賴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
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
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為主道亦不
自知豈不謂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
人之所以不為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即守
大其唯為天下谿之意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

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
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道而往行
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執得而害之天
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三字亦只一意
也樂鍾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
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是筵
席必有散時也道之可味雖若甚淡視之雖

不可見聽之雖不足聞其不足聽耳目也
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
窮之意道之出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爲
言也

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
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
宜之意喻歛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與
必有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
自以爲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
明微猶晦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但能柔弱
必可以勝剛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
也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

脫於淵也國之利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
道之爲用在我若自眩露而以求勝於物亦
猶以國之利器而示人也此亦前章善者果
而已不可以取強之意

必取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
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爲無不爲
自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不
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
作之時吾但以無名之樸鎮之化萬物之變
也萬變俱作相尋不已而我但以自然處之
彼自紛紛我自安安故曰鎮下句化字不可
拈上句化字說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
無欲則靜靜則天下自正矣不欲即無欲也

不字又有勿字意用功處也

老子厲齊口義上

此章與黃帝無名篇同其意無不為
化自然而然也其在於論中成義之
求以得德而高自出夫天賦之問
亦之知吾也以其名之對論之分
出章與黃帝無名篇同其意無不為

老子厲齊口義下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希逸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上

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

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

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

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之人有德而不自知其德化也惟其能化是以有德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執而未化則未可以爲有德故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章大上其次之論無爲而無以爲即無爲而無不爲也以者有心也無以爲是無心而

爲之也下德之有以爲則爲容心矣旣言上德下德又以仁義繼之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以仁爲上德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以義爲下德也老子之學以禮爲強世先以仁義爲揚言之而後及於禮則禮爲俞下矣爲之而莫之應強民而民不從之也仍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道自然也德有得也

自然者化有得者未化故曰失道而後德仁者有愛利之心比之德又下矣義者有斷制之心比之仁又下矣禮者有強民之意比之義又下矣老子之言仁義禮其字義皆與孔孟不同就其書而求其意可也若論正當字義則皆失之禮者忠信之薄言脩飾於外而不由中矣其意以禮爲出於人僞故曰亂之首前識者多識前言往行也以多識爲智則非道之實矣華者務外也以此爲智反以自愚故曰愚之始曰厚曰實只是務內之意去彼取此者言其不爲禮而爲道也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策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

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
將恐廢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
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
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
安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以虛
而盈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
王之所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

其清寧靈盈生正皆因此道而得之裂猶周
易言毀也發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
也竭盡也虛則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
矣廢顛也處貴高之位而無此則顛廢矣曰
賤曰下即前章所謂少則得之意皆虛而不
自有也貴賤高下兩句亦只是譬喻無賤何
以爲貴無下何以能高下與賤乃貴高之基
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曰不穀皆是自

卑之辭又以此爲虛而不自有之喻非乎者
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莊子曰非乎而
曾史是也亦是此類文勢此兩字文之奇處
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譽無譽六字誤也此兩
句本是譬喻若作譽字則與下文如玉如石
意不相屬矣致至也故致猶曰其至也車者
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爲輪爲轂爲輻爲衡
爲軾遂無車矣車遂爲虛名矣如玉如石則

碌碌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則可有而可無
玉石則一定而不可易可有可無則近於道
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
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
生於無

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

良所以成終成始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爲用強以弱爲用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強之用如此造語文法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又推言有無之始也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弱主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亦非專言天地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勤而行者言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

曰疑又以爲有又以爲無也最下鄙俚之人
意則直笑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爲笑方見吾
大道之高退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爲喜况
道乎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
數語明道若昧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
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也明道昧惟
上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
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爲進也揚子

所謂以退爲進也夷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
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也上德若
谷能虛而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々以自
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
爲而不敢爲也建立其德是有爲者而爲之
以不敢爲所以能建立也質真若渝真實
之質純一而無變而自有若已渝變之意此
亦足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太虛也太虛之

間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
如鑄鼎之類豈能速就哉大音希聲天地之
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
多見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於天地
天地之形誰得而盡見之道隱無名不可得
而名也此數句或是指實之語或是譬喻之
語其意皆主於能虛能無而已貸者與也推
以及入也有道者能以與入而不自有也成

者道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
後章又曰既以與人已愈多亦此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
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
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
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

生道者無物之始自然之理也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抱負陰陽之氣以冲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爲和也人之所惡莫如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爲質而其所以生生者皆冲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爲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爲

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爲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人之所教猶言今世人之所以設教彼亦曰我之所教皆義理也但知求益但知求勝而不知剛者必折盈不可久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也若吾以道教之則皆在衆人之上是世之所師者又當以我爲師也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
下希及之矣

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
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鑄也無有即
無形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脈
得行之無隙之際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

鐸

無者入於無間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
則知無為無不為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
無為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
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
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
以長久

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為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變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也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

大成若銖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則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曰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

不自矜也。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躁之
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
是陰陽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為病。
惟道之清靜，正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
下之正。猶曰：為天下之式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吳錦湖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
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以善走之馬，却以糞田，即不貴難得之貨之
意。戎馬生於郊，言爭戰也。戰爭之事，皆自欲
心而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唯得是務，所以
為罪。為禍為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者為足，
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

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
可知天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窺
牖亦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所知
能幾目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
昏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亦設喻以發
明下句而已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
不爲而自成聖人之道其爲用也如此易曰

善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亦此意也
聖人無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則日日求自益爲道則日日求自損故
前言絕學無憂蓋言道不在於見聞也大慧
云讀書多者無明愈多亦此意也點聰明墮

肢體去智與故則損之又損則可以無爲無
不爲矣取天下者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
三代之得天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
借以爲喻其言亦足以戒此書多有此意無
事有事即無心有心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亦善之不
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

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
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爲心則
在我者無心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
之初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
自得之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
也與此意同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
之初無疑間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信我

自得之故曰得信矣子曰不僿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爲善非以其不信爲信也但應之以無心而已慄慄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

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生死之機有竅妙處出則爲生入則爲死出者超然而

脫離之也入者迷而自汨沒也能入而出惟
有道者則然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
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下又添
一數便是十三分明只是一箇一字不謂之
一而曰十三此正其作文之奇處言人之生
死皆原於此一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
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
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一字本難言

且必念之始強名之亦未爲的切却要自
體認也民之生者言人之在世其所以動而
趨於死地者皆在此一念之初纔把得不定
動即趨於死地矣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輒之
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者發同之
辭也此數語爲今古養生者學問之祖故老
子於此說得亦鄭重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
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

動即趨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為損而後能益之意說到此處又提起箇蓋聞言我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於深山而不遇兇兇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兵甲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兇所以不能觸虎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傷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

能傷者以我能虛能損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此章凡下兩箇夫何故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申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一僧自遠來初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無害物之心物無傷人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說似於虛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亦不虛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
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
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熟

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生
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
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

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之命者
猶曰莫之爲而爲也非有所使然則爲常自
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命或
作爵非也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
天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
皆造化之力也然造物不有之以爲有不恃
之以爲功雖爲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此所以
爲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前章言失道而

後德此言道生德畜尊道貴德則此章德字
此前章又別讀老子者不可如此拘礙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
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
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
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

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
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
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
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亦是此意沒身不
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兌口也
入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
出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
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勤不勞而成功也開

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
益也如此則其危不可救矣所見者大能斂
而小則爲至明所主者剛退而守柔則爲至
強郎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光者明之
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
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襲者藏
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
常或作裳非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
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
劬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介然固而不化之意至道無知無行若固執
而不化有知而有行則凡所施爲皆有道者
之所畏也故曰惟施是畏夷平也大道甚平
人之求道不知道正好行科徑之路譬如有一

國家者治其朝廷則甚整除治也爲宮室臺榭之類也朝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虛而且以文采爲服佩帶利劍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爲富強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此譬喻語也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老子之文如此等處可謂工絕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條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長上音建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則不拔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而不窮

亦猶子孫之嗣其家也此三句皆是設喻以
言道雖無有而實長存也脩諸身則實而無
偽脩諸家則積而有餘慶脩諸鄉則爲一鄉之
所尊脩諸國則其及人者愈盛脩諸天下則
其及人也愈徧長尊也豐盛也普徧也即吾
一身而可以觀他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
以觀他人之家即吾之一鄉而可以觀他人
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
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
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
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嗻和之至也知和曰
常知常曰明嗇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藏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

至則如赤子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
搏言物不能傷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之意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
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
盛也峻赤子之命原也終日雖號而其嗑不
噉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嗑咽啖也噉氣逆
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
只是不動心也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

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矣知此常久之理
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為殃
矣祥妖也故曰益生日祥傳曰是何祥也即
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動氣也強者暴
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以此為強
無有不折如物之非無有不老此皆不謂之
道早已速已之而勿為也已者止也三句已
見第三十章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容言也必塞兌閉門而藏之於密必挫其銳而磨礪之使無圭角必解其紛而條理之使不紊亂必和

光同塵而不自眩露此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也有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而親又不可得而疏言其超出於親疎利害貴賤之外也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貪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
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言治國則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
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爲有心無爲而爲則
可以得天下之心故日以無事取天下吾何
以知其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爲可以此道
也忌諱防禁也利器人世便利之用也技巧
工匠之巧也奇物如桔槔機械示物是也機
心既勝機事愈生故法令愈明而盜賊愈盛
此言有心之害皆譬喻語也故古之聖人但
曰無爲好靜無事無欲而天下自治矣聖人
云又見後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
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
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

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醇醇自

樂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為害，無心則

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

止正者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

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為正，正或為奇。善或

為妖，妖或為善。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

福倚伏之意。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

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惟聖人之為道，雖有

方而無隅，雖有廉而不剝，雖直而不可伸，雖

光而不見，其耀割削也。無隅則不削矣。廉上

廉遠地之廉，不剝不傷也。廉利則易傷。肆伸

也不伸，不見其直也。耀光之焰者也。此皆藏

有於無之意。

莫味其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

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
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
而虛宜其可以治人宜其可以事天早復者
言嗇則歸復於根極者早矣早不遠也復終
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愈盛矣重愈積之
意也克能也德愈盛則於事無不可能也莫

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用之不窮則可以爲
國而長久母者養也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如此養生而能嗇則
可以深其根固其柢可以長生可以久視根
抵元氣之母也久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
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術雖非老子之學
可以驗老子之言此章乃以治國喻養生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
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
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烹小鮮者攪
之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淨無爲安靜不
擾此治國之道也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
言三才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蒞天下此
天下字包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

六以道天則職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
各職其職而不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神陽
也鬼陰也不曰陰陽而曰神鬼此正其著書
立言之意不欲盡顯露也其鬼不神者言地
主於陰而不于於陽非其鬼不神者言不持
地爲然也地盡地之道不于於天而天盡天
之道亦不于於人故曰其神不傷人非其神
不傷人者言非特天盡天之道而不于於人

聖人亦盡聖人之道而不于於天地也幽則
爲陰陽明則爲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
德皆歸之言天地得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
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曰交歸之
不相傷者不相侵也聖人亦不傷之下一本
多一民字誤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托々常以靜勝
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
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
國不過以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
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此章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
宜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
世有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爲喻爾下流
者自處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

以合天下之交譬如牝者以靜而勝其牡也
自下者以靜爲道故曰以靜爲下以大取小
曰以取以小取大曰而取此兩句文字亦奇
特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爲強
盛小國之意不過欲鑄刺求入於人二者皆
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
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爲宜矣此句乃一
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

無始爲知道一書之主意章章如此解者多以
其設喻處作真實說故晦庵有老子勞攘之
論獨黃茂材解云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此語
最的當但不能推之於他章故亦有未通處
下論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
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
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

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
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道者萬物之與此提起一句贊美言之也此
下却言道在天下人人有之無智無愚其為
善人者有道之人固寶之愛之矣其不善人
者有道之人亦保合容之此即中以養不中
之意市人之相與以利交也亦能為美言以
相悅一鄉之間纔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推敬

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以此而觀則此性之善
何嘗絕於天下然則人之不善者知道之士
其可棄之邪美言可以市市者自售也如今
樂家有曰不欺廣惠者是以美言自售也尊
行可以加入如鄉落之間或有長厚者或有
好善者其鄉人亦未嘗不稱尊之此二句蓋
謂雖庸人亦未嘗不知此道之為善拱璧以
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卑辭辱禮求賢而致之

三公之位不若能虛能謙以求此道故曰不
如坐進此道且古之以此道爲貴者何也求
則得之道本在我爲仁由己由人乎哉有罪
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即惡人齊
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也不曰者如謂詩不云
乎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爲可貴故曰
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
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
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
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
難之故終無難

無爲而後無不爲故曰爲無爲無所事於事
而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著於味而
後能知味故曰味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

者必能少能報怨者必以德能圖難者必先
 易能為大者必先於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
 譬喻也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
 上意申言之也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
 以成其大輕諾者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
 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
 添一夫字其意又是一轉前言易矣恐人以
 輕易之心親之故如此幹轉曰易非輕易也

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無難况他人乎
 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為無事而易行也非
 以輕易為易也及其曰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無難况他人乎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非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
 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
 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

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是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
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守未成
其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事
之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
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迹之尚
微攻則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事必爲於
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其
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
一簣之士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
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
粗如十三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
然之然亦幾也至於爲至於執則皆有迹矣
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爲以不爲執
以無執故無敗無失凡人之徒事於斯世其
所爲之事皆有可成之幾而常敗之者不見

其幾而泥其迹也不求事之終而致慎於事
之始則無敗事矣衆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
之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難得之貨借
喻語也衆人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衆人之
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反也此亦
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
爲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禍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
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
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
字下得過當奏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
所以謂之勞攘也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

智治國者反為國之害蓋上下相尋皆以知
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
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
之為賊不智之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
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
嘆美之辭也反者復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
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中矣大順即自然也
古之善江海為百谷王者章第六十六凡之樂合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
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
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
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

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而
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
自後者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

婦一能勝予是也以身後之替乎衆舍已從
入是也聖人非欲上民欲先民而後爲此也
其意蓋謂雖聖人欲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
不况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
下之上而民不以爲厭已雖居天下之前而
必民不以爲害已舉天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
百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上不重不厭也一章王是以亦繫猶辭一章數

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
久矣其細我有三寶一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能廣不敢爲
天下先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
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
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為喻
且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
天皆有此常語也大惟大故似不肖至大者必
三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慊然似無所肖象
又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為有所肖象則為細人
天矣非大人之量也此二句乃老子以當時俗
語如此發明也一本於謂我下漆道字其細
下漆也天字皆誤也三寶其道可寶而用之

也我有者人人有貴於己也惟慈故能勇惟
儉故能廣惟能不敢先故為天下之長左傳
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語儉收斂也廣開
豁也亦小而後能大之意器形也成器即成
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為之長故曰成
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用其廣捨
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死矣戰
文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為搆日以心闢

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為主
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
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
所佑也此語隱然有譏責今人不能之意能
者天誘其衷則不能者天奪之監矣前言三
寶此舉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矣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

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
謂配天古之極

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吏也作士明刑豈
以健吏戰而怒忿兵也不與不與物為對也
用人為之下即前章以下取國之意四者之
入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
屈羣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
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
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
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亦舉當時之語以為喻也用兵
者不敢為主而為客重於進而易於退以不
行爲行以不攬爲攬以無求敵而引敵以無
執而爲執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誤敵之計

仍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
道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不爭
而勝寶也輕敵以求勝則喪其寶矣故兩敵
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常勝哀者戚然
不以用兵爲喜也擊鼓其鐺踴躍用兵則非
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
中借喻處其例甚明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
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
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之人莫有知者
莫有行者此嘆時之不知已也宗主也君亦
主也衆言之中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
事道爲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
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始亦

我知既言天下不我知矣又曰知我者希則
我貴矣此即前章不焚不足以爲道之意聖
人之道足於已而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
故人不見之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天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
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

之中而自以為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
知之為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
蓋知此知之為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章文
最奇或以上為尚又於首句添兩矣字誤矣
對人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
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規

不畏刑者常遭刑章首之言借喻也居廣為也
生長生久親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
其所生不安於退而務進不觀於無而惑於
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敕之辭言不可
如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久安故曰是以不
厭只就下句細繹一厭字不及狹字文法也
聖人雖知道而若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
身而若不自貴然能謙能幾也去彼者去衆

人狹厭之心而自取足於斯道也故曰取此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
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
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敢為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
勇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

敢者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
勇於敢者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之
人未有知其然者故曰孰知其故嘆世人之
不知也聖人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亦以此
道為難能也天惟不爭而萬物莫得而勝之
天惟不言而自有感應之理陰陽之往來不
待人召之而自至坦然而自來知坤
以簡能即坦然而自來知坤

綱然雖其踈闊而無有漏失者言善惡吉凶
無一毫不定也聖人之於道雖以無為不爭
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
道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人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
竒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
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

不傷手矣

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為好惡至於泰甚
者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
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嘗畏死使民
果有畏死之心則為竒寢者吾執而刑之則
自此人皆不敢為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
敢今竒寢者未嘗不殺而民之犯者日衆則民
何嘗畏死哉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為善

爲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日常有司殺者殺爲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斲削則鮮有不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常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無容心可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

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爲言爲治者適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飢上好智則民愈難治此兩句亦借喻也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以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

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貴生猶
前章曰益生求生之厚者也賢猶勝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
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
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
弱處上

柔弱堅強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

以人與草木之生死爲喻徒類也是以而下
又以兵與木而喻之兵之恃強者必不勝木
之初生者皆柔久而堅強至於拱把則將枯
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爲上堅強爲下共猶宰
上木拱之拱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
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
奉天下唯自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
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必
弛也高者必至於自抑有餘者必至於自損
而自下者必舉自屈者必伸自損者必益是
天之於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爲道何爲而不
然乃欲損入而益己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爲

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惟有道之人乃能損
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故曰孰能有餘以奉天
下惟有道者易言損益亦是此意此亦借以
喻道也聖人所以雖有爲於天下而不以自
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雖有至賢之行而不
欲以此自見此爲道曰損必至於損之而又
損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
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
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
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水爲至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
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
易於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弱能勝強柔能
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

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故古之聖人常有
言曰能受一國之垢者方可爲社稷主能受
一國之不祥者方可爲天下王此即知其榮
守其辱之意不祥者不美之名也蓋位至高
者不可與天下求勝須能忍辱則可以居人
之上垢與不祥不可受之受也似反一世之
常言其實正論故曰正言若反聖人云三字
自佳一本以云爲言誤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貴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爲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

喻也左契者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也此亦借喻之語有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爲主徹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計分曉也有德司契者善人也天雖無私親而此等有德之人天必佑之故曰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

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
今人之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
自用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也
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畏罪不爲惡而各安
其居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
也雖有甲兵而不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舍
書契而用結繩復於素朴也甘其食美其服
安居而樂俗隣國雖近雞狗之聲雖相聞而老死

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求也此老子因戰國紛爭而思上古淳朴之俗欲復見之也觀其所言亦有自用之意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富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真實之言則無華采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莊子曰言隱於榮華即此意也善純也純德之人則無所容言又何辯乎好辯則非純德者矣知道之知不以博物為能以博物為誇非知道者也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為入也而在己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己者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為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天之道

雖有美利而不言，所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
纔有利之名，則害亦見矣。聖人之道，無爲
而無不爲，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
天下莫能與爭。一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爲主。
故亦以此語結之。

老子屬齋口義下



7

